

# 我们的社会患上了“成功综合征”

我们生活在一个渴望成功的时代,我也想成功,跑遍了世界各地去寻找那些成功的人,询问他们有没有什么成功的秘诀。但在采访了500多位精英人士后,却对成功的定义有了质疑。到底什么算成功?成功了又怎样?我们的社会是不是患了“成功综合征”?

1998年我加入了凤凰卫视,当时香港电台有一套纪录片给我的影响很深,叫《杰出华人系列》。我的梦想是把优秀的华人所做出的杰出的成就都通过访谈的形式记录下来。所以在最初的两年,基本上谁成功我就采访谁,而采访的内容不过就是讲你怎么成功的,是因为刻苦、坚持,还是因为有伯乐?等等。

直到1999年我采访华裔诺贝尔物理奖的获得者崔琦先生,我的观念才发生了转变。那是个初春的雨天,天气很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里安详宁静。崔琦是沉静的,甚至还有一点害羞。



康熙、陈近南都觉得真正可以托付之人只有韦小宝。这是韦小宝敢交大人之友,善交大人之友的结果。

《鹿鼎记》开篇写韦小宝初识茅十八,茅十八此时正遭通缉,官府开出了一千两银子的赏格,韦小宝不为千两银子所动,但心中还有些犹豫:“倘若真有一万两、十两两银子的赏格,出卖朋友的事要不要做?”后来想到:“凭他这副德性,值得这么多银子?我也不用伤脑筋啦。”这是择友待友的大智慧:永远不要用十万两银子来考虑价值一千两的交情。这是中国人可长可久、可持续发展的交友之道。

江湖上说到义气,常有极端的、过分的讲法,诸如“两肋插刀”、“上刀山下火海”之类,似乎互相折磨才是做朋友的最高境界。韦小宝从来没有过这类束缚自己的理想。对朋友能交则交,好聚好散。

金庸小说中众多英雄,都有高明至极的功夫,但这些功夫只能想象,无从捉摸,谁也学不会。只有韦小宝的交友之道,尚能揣摩若干,稍加变化还能应付今日之需。所以从实用的立场看,韦小宝是金庸笔下实实在在的天下第一高手。

### 微书评

**中国人的毛病**

我们中国人有个很不好的毛病,眼见亲近的人、权贵的人出毛病,有过错,铁定绝而不言,亲所谓“为亲者讳,为尊者讳”。这其实是抗了当事人,往往当尊者糊涂一辈子,糊涂死了还不知道何故所因。打开我们的史书看看,没有一例当朝人修当朝史的——都是等到它彻底完蛋了,换了“朝代”才去说昔日“前朝”的是非。子是一代一代依样画葫芦,这么着混了两千多年。

二月河:《随性随缘》——长江文艺出版社

**两种爱情观**

夜雨,雨势极大,马路成了喧嚣的河流。驾车而过,两侧煽起雪白的水翼,水陆两用了。但这壮观维持不了多久了,很快就会硬板如初。这不像农村的雨,雨落在泥街土巷,落在庄稼地里,一边下一边渗,很难有这种滚滚茫茫的声色。再下,农村就湿透了,变黏了,开始拖人的双脚,整个大地变成一块赋乎难缠的泥。这很像对两种爱情观的描述。庞永力:《男人瓷》——人民日报出版社

# 我们的社会患上了“成功综合征”

他告诉我他出生在河南宝丰县,直到10岁也没有出过自己的村子,每天帮助父亲做农活养猪放羊。12岁的时候,他的姐姐介绍一个机会可以让他到香港的教会学校去读书。他的父亲是一位不识字的农民,觉得家里就那么一个儿子,已经到了帮着干农活的时候,不愿意放儿子走。但他的母亲对儿子有更高的期待,坚持要把儿子送出去念书,还把家里剩下的一点粮食给他做了几个馍装在小包袱里。小崔琦就跟着亲戚远走他乡,坐了一个星期的火车到了香港。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再也没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家乡,而他的父母就在上世纪50年代末的大饥荒中活活饿死了。我问崔琦:“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年母亲没有坚持把你送出来读书,今天的崔琦将会怎样?”我期待的回答是,知识改变命运等等。但是他却说:“其实我宁愿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如果我还留在农村,留在父母身边,家里有一个儿子毕竟不一样,也许他们不至于饿死吧。”

### 百家读趣

读金庸的《鹿鼎记》,不争气的男同志一般都会羡慕韦小宝一无是处却艳福不浅。但在我心里,韦小宝却是金庸笔下的第一高人,第一高手。韦小宝有自己的原则,那就是朋友主义。康熙和陈近南是韦小宝的朋友,这两位是惊天动地的大人物。韦小宝对大人物的态度是追随但不迷恋,佩服但不信仰,待大人如俗友,这是他讨人喜欢地方,也是他人所不及的地方。《鹿鼎记》的故事走到最后,

《说文》是按部首排序,一天读到“心”部,突然心潮翻涌。为什么心部的字,都那么惨,没几个与快乐沾边——凄;痛也。怆;伤也。汽;太息也。惆;失意也。怵;恐也。怜;哀也……单是释意为“忧”的字就有一大串;怍、忡、恙、悄、悠、悻……可见这个心,还真是骄娇二气不好伺候,要降伏谈何容易。

最近又找了一本词典。随便挑一页开始,偏偏好像有缘,和多年前的《说文》心部有瓜葛。打开这一页,有如下成语:自高自大、自绝于民、自乱其例、自取其咎、自取

### 休闲书话

# 日本味道的三国

曾经有很多人以为日本人心里的“三国”也是罗贯中笔下的样子。其实日本人心中的“三国”应该是吉川英治笔下的那样。

鲁迅曾经对诸葛亮做过一个著名的评价:“多智而近妖”,侧面反映出这部作品的缺陷,而吉川英治的《三国》,可以说对罗贯中的不足进行了矫正。

这种“个人”色彩体现在吉川刻画人物的时候,赋予人物更丰富的个性,更人性化的情感。比如,在吉川的眼中,曹操是典型东方式的英雄人物,有血有肉有抱负。他可以在一念之间灭人全家,也可以在战败时痛哭,而后又恢复斗志向自己的理想前行。这大概也是日本人多喜欢曹操,而觉得刘备过于平庸的原因。

可以说,吉川英治把《三国》写成了一本侠义小说,例如书的开端就有一种游侠的感觉:“后汉末年,距今约1780年。有一位行者。”刘备为母亲买茶叶,遇到了黄巾贼,碰到恩人张飞,结识童学草舍教书先生关羽,从而开始了行走三国的闯荡之旅。这样平凡的开头,远远比不上“滚滚长江东逝水”那样的大气,但自有一种平凡和平淡。毕竟,英雄也是人。

吉川英治的《三国》最可贵的地方是加入了对女性的描述,如刘备的奋起是因为,他的母亲把儿子费尽千辛万苦带回来的珍贵的洛阳茶扔进滚滚的黄河,以此激起他的斗志。母亲不断地告诉他,他的血液里流着汉皇帝王室血统,不希望他胸无大志,永远做一个编草席、卖草鞋的庸碌之辈,湮没在千千万万蝼蚁一样的草民中。

这样的描写已经脱离了现代人的视角,松下手之助曾经把它作为枕边读物,因为它能让身处逆境的人感受到强烈的共鸣,并激发出一种对理想永不放弃的顽强信念。(摘自《看世界》第6期 边麓/文)

# 我们的社会患上了“成功综合征”

我听了心灵受到巨大的震撼。诺贝尔奖也好,科学的成就也好,社会的承认也好,都不足以弥补他的失去和永远的心痛。而如果我做节目还停留在讲述人们的所谓成功故事的话,我们也失去了对人性更深层的了解和体会,最终归于浅薄。



《一问一世界》作者:杨澜、朱冰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自我

# 吴冠中“烧房子”

中国现代杰出画家吴冠中先生在艺术方面,对自己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他说:“创新太不容易了,创新十分之九不能成功,能成功的那一成,才了不起,也就是说,要是画100张画,满意的作品也仅仅不过10张。”

更让人们惊异的是,吴冠中将“焚画”当成了家常便饭。他一次次,一批批忍痛烧掉自己的作品,有时自己不忍下手,就狠心叫家人替他烧。画室里废纸成堆了,儿媳和阿姨就捧下楼去烧,常常惹来邻居围观,面对四起的惋惜声,他仍不为所动。

最典型的有两次,一次是在1966年“文革”初期,他把自己回国后画的几百张作品和从法国带回来的外国画册和书籍,全部毁坏后烧掉。另一次是1991年,当时,他的画在市场上价格已经卖得很高了,但他还是把自己二十多年里不满意的作品集中起来,堆得像座小山,足足有两百多幅,予以焚烧。这一幕恰巧被来访的新加坡著名摄影师蔡斯民碰上。望着渐渐化为灰烬的作品,蔡斯民心疼得连连惊呼:“烧这么多画您

自我

# 吴冠中“烧房子”

可真下得去手呀!大师您这是在烧房子啊!”而吴冠中则平静地说:“我觉得自己并没有画好,有些感情并没有表现出来。我见不得自己画坏了的画,看见了就觉得心里难受。对付坏东西的唯一办法就是毁掉,不能让坏东西流传出去,遗臭万年。作为一个艺术家,应对历史和未来负责。你骗得了今天的人,却骗不了明天的人。”

吴冠中对艺术彻底的豁达精神,如他对一位年轻画家指点迷津时所说:“一定要穿着大师的拖鞋走一走,然后把拖鞋扔了,在穿和脱的过程中,你就会找到自己。我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摘自《人民文摘》张大明/文)

# 凤凰传奇为什么火

自我

# 吴冠中“烧房子”

自我



自我

# 吴冠中“烧房子”

自我



自我

自我